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705
E5976
A16
1778
v.8

午亭文編卷二十四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襍著

困學緒言如干則 有敘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又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自孔子以來世無孔子矣既不當在弟子之列而學者又不可無師則是雖不必孔子焉可也孔子之言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予生也其地則唐虞夏之故都而近聖人之居者也由漢唐及宋明名世代興賢人君子未易悉數其有能明孔子之道如龍門河汾涑水三數公者尤彰彰顯著焉河津薛子起而振理學之傳繼河汾之業庶幾乎可進於孔子者也予童稚之年即

知嚮慕今老矣言行之尤悔叢生動與時違心焉乖忤殆所謂困而不學者與竊不度其愚陋倣中説讀書錄之義記數則以寄其志之所存非敢以為學也然曰困學緒言者猶將引而伸之以畢其志焉惜乎其老也

微塵六合一息千古正謂微塵一息具有元亨利貞之理

率性為道道不可離即此已見性善矣如使性而惡也有善有惡也則亦何為須臾不離此性而惡者及有善而又有所謂惡者哉故觀乎此而紛紛之説其為謬妄益信矣

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

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
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脩之吉
脩者脩此而已
無極而太極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無方無體無極
也神也易也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與性善之旨同功賢哉周子弗可及已
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即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
爲有所謂惡哉故絶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
兩字之功也
性善兩字體貼在心上大有功效
善乎二程子之遺書也吾誦之得吾心焉由是以求孔

乎之道不遠矣
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有害于仁所以不處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無害于仁所以不去處不以其道得之之富貴去不以其道得之之貧賤是去仁也君子去仁何以謂之君子所以然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何有於富貴貧賤哉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貪生怖死恒人常情人能盡其道而死者鮮矣故委心任化達人之情盡性至命聖人之學
揚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程子曰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如止云通天文地理雖不能之何害為儒然則儒之所貴可知矣豈天文地理之謂哉世之惟務雜

事於此者諒矣

誠無不動實理如此亦有不然者時之為也故泰之時為君子易為小人難而否之時為小人易為君子難

敬則可至於誠誠則無有不敬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感非有二也寂之時無感不足以為天下之大本感之時無寂不足以為天下之達道

人心中有一物則滯於物而不能物物知志於道而不能一者有物焉以二之也然真能志於道者尚不知道之為道而又何有於物哉

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

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

安定不擾求仁之方

薛子讀書録言其心之所得以備不思而遺忘非如今之言道者竊道之似以成其說也

信非誠也而惟誠為能信愛非仁也而惟仁為能愛身即誠也誠即身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至誠而動者其常不動者其變要之不動猶是誠未至也

二禮必求聖人之意

學貴立志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去孔子志學之年幾何年矣能不惕然懼耶

程子曰便儇佼厲之人去道遠而吾知其免夫

與其言而不行寧行而不言

為學不得厭動喜靜酬酢萬變正以驗吾功力之淺深

程子曰孜孜而為善者當其接物之際也未與物接則敬而已自敬而動所謂善也此内外交養之道也

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謔浪笑傲為能便僻儇巧為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則可死不聞道直是死不得也

故不聞道而生罔之生也不聞道而死桎梏死者也克己復禮闢邪存誠不過得其本心而已

王荆公與明道論新法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箕踞大言梟韓琦富弼之首則新法行矣出邵氏聞見録雱雖愚騃其無此事是以君子惡下流也

王介甫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程子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安石解經如此悖謬其敗人國事宜哉

理氣猶形影不相離惟有形而後有影未有有形而無影者也然無形則無影矣

凡事之難當盡其道處之不得有已有已則自私自私

則用智愈覺其難矣故凡未盡其道者皆有已者也

凡事最忌急迫急迫皆有已之見存也

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

易言而受責其為益多矣思而改之可也逆而報之大不可也

小人者賢者恨之聖人憐之是聖與賢之別也

盜胎奪蔭之說雖不可謂其必無要非吾道之所貴也

忘與助長其失則均正所謂中庸不可能也

觀天則知人矣觀天之理則知人之心矣聖人學天學聖人者學天而已矣

天動也人亦動也天無言人有言言以天而不以人由天之動也

喜怒在事物而不在吾心喜怒其事物者誠也喜怒其心者妄也喜怒其事物者君子喜怒其心者小人

古者養老之理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蓋其誠意周至如此老者安之聖人之志也大夫七十致其事亦是此意

窒慾莫要於思

人心不能無思讀義理之書所以善其思而養其心也若陷溺於詞章之學其思旣亂其心甚危有志於道者可勿戒諸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真積力久自然有得發而為言辭
自當中理而無鄙倍之處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學
未至而汲汲於為文正如小兒學語雖道得一兩句亦
不得通貫曉暢也

心勿忘即必有事勿助長即勿正曰必有事則此段尤
重

今且須知必有事是何物事然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有下手用功處是以學問思辨居其四篤行居其一則
豈獨行之為難哉

此道正如人之於飲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其事㝡平
常其理最切要今人只作一件奇特高遠事看了莫肯

尋向上去偶見學者從事於此即自恥其不能指目為立異可歎也

凡心之所思四肢百骸之所職視聽言動之所以然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其為天非人之所能為者則何可不敬以守之愛之護之珍之惜之以無失其正耶

明道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心之於道猶腹之於飲食飲食之至於腹不假安排布置而自能疏貫流通道之體於心亦豈待造作矯揉而後能神明變化耶

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知尺寸明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為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為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為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

子弟輕俊古人之所憂而今人之所喜可以觀世矣

毋意必固我天心也聖人之心與天心合一惟孔子絕此四者顏子三月不違餘子日月而至學豈易言哉

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自子思孟子以來無人見及此惟程子云天人本無間斷語義約而

繼盡此皆學者切要入德功夫極其至雖聖人莫能外焉

西銘天地之塞塞字尤難下與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別孟子言直養之氣橫渠言天地之氣故此塞字尤是奇妙學者明得此一字其於入德之功亦思過半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西銘從此義得來

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橫渠此語正接引學者苦心且如吾人今日亦各有病源知之亦各明了直是無好方藥治療好方藥亦不難得只畏苦口

不肯喫却所謂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者是也
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為君子不為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媿于己必愧于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媿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于媿媿其不為君子則必不至於為小人矣使天下犂然愧為小人慕為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
氣一也而有直養之氣有助長之氣與天地相似所謂直養也毫髮不與天地相似則助長而已矣故西銘天地之塞吾其體此義宜當翫玩

直養便自得助長則索然非徒索然所謂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者也

食指動則嘗異味吾嘗驗之矣可見飲啄皆前定況其大者乎蓋人之吉凶禍福往往動乎四體雖事物之至微亦莫不有其感召之理是以君子日兢兢於修避之道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惟風雷有聲然雷在天風行地則是在天者止有雷一物有聲而已陰陽搏擊其為聲也有時而然其餘則默然都無聲臭之可言矣人能靜觀此理久而不息便與天地同體

人見天之為靜而不見天之為動也日月動者也人知

天之為動而不知天之為靜也無聲無臭靜者也

一草木之理皆可體會於吾身况天地之大乎人生於天地而不能與天地相似是自絶其所生也

作聖之功莫如睿求睿之道莫如思

程子說經平易盡理而止學者沉潛反復自能義味融洽有悦心之益今人雖鉤深索遠牽引附合於聖人之經毫髮無補盖程子解經是以心之所得者筆之於書故與聖人之心若合符節今人直是生硬強解先已失其本心更何能使人讀之而自得其心乎

程子解經筆筆有生意且如文章雖非學者切緊事亦有有生意者韓退之之文是也其餘作者則不能及矣

吾於程子之解經亦不敢不云爾也

向來病痛只是言語不慎以言乎存養難矣可勿戒諸言語當快意時截然而止勇之端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是徹上徹下工夫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人心常要活此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義

多言多悔而凶吝隨之至於吉一而已往往生於不得已而有言故凡可已而不已皆多言也是以君子常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同是

一義學者於慎獨求之當自得矣

學者變化氣質最難固是要讀書養氣也須更歷事務且如孟子云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可見不易其言者須從有責後始知悔改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也

羣居見人擾擾已心能不動此處正驗學力未能至此切須加勉強之功

一日之間於言語應接不失其道而中心浩然有所得者學之驗也

舍己從人惟無我者能之有我起於自私伊川曰人有

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聖人之於事物非無喜怒也可喜可怒在事物故心無喜怒也

伊川曰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又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由二先生之言觀之科舉與為學截然二事今人直以科舉為學豈不大錯

役役於富貴利欲者蓋惟此之為樂而不復知有義理之可樂也誠知有義理之可樂而實從事焉則必有朝

聞夕死之意有不暇於富貴利欲者矣彼役役於富利欲之中而忽焉以死者恥孰甚焉

無聲無臭兩個無字緊對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個有字非二無無以為天下之大本非五有無以為天下之達道

心易動者理不明也亦氣不足也故窮理至焉養氣次焉

天以仁愛為心其生斯人也非故欲其煩苦艱難也蓋必有易簡可樂之道焉人則不能而自陷於煩苦艱難之域乃厚誣天曰天實為之其亦大悖矣乎

韓非任法其言悖理害道者多矣至有曰嚴刑重罰者

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又曰仁義惠愛不足用嚴刑重罰可以治國尤悖妄之甚

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為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

讀書有欲速之心便已生病更讀甚書也朱子言看書先須刷洗淨那心有味哉又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說可通乎讀書之法

焦贛易林言吉凶與聖經絕相悖蓋術數之學謬妄非

離之尤可鄙者沙隨程氏偶有驗乃神奇其書以為與
左氏傳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横庚庚予
為天王之語相類今考其言多俚諺如程氏所稱亦未
之能及也

明道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顥常愧此
四字此即萬物一體之意學者當常存此心不特居官
臨民宜然

明道曰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人以料事為明其闇塞可知矣

南豐曾氏思政堂記有曰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

人故謂之政朱子註爲政以德正與此合

好辯固不得已然學者須有近理著已工夫若一向闢緇黃斥異學雖其論議明快俊爽而不問其實踐力行自得乎已者何在則亦徒託之空言而已矣人見其空言也並其說之可信者而亦有疑焉此其於吾道不惟無益而反滋害也

孔子生七十三年耳做得千萬年事業

知妨賢病國之罪大則知薦賢爲國之功鉅矣

氣質未變雖說得天花亂墜只是利口是以曾子告孟敬子以動容貌爲第一件事

立言以明道而顓務責人終是涵養處少其害於心者

已大矣又何能感動得人也
先儒語録如文清讀書録之類多是言其心中所得故其自叙云以備不思而遺忘蓋其為己之學絶不見責人處也其氣象自能動人所以有功於世
當戰國時闢楊墨亦不止孟子觀孟子言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云云則可見矣然而後世獨知有孟子者不惟以其闢楊墨以其有所以為孟子者在也其諸與楊墨辯者以其專務闢之而不知所以自治所謂能言而不能行不可以欺天下後世之人者也是亦楊墨之徒而已烏足道哉
傳稱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上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愚謂侏儒雖賤一民物也不教而誅雖不孝者聖人猶且不忍況侏儒有所受之彼無知者何罪焉故斬侏儒之事愚嘗疑其無也或曰方是時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公合好而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於是齊侯心怍麾而避之齊將刼公斬一侏儒以懼齊而全公奚不可也雖然士兵之正也兩君合好而斬其俳優恐不足服齊之心而實以速公之刼聖人不為是險道也殺一不辜得天下且弗為又況險道乎故侏儒之事蓋傳之者過也聖人仁至義盡其行事之傳於萬世者務得其實是尤學者之所宜盡心焉爾

孟僖子將死語其大夫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其後孟懿子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嗚呼僖子之賢視列國君臣遠矣考其時魯昭公七年孔子年十有七歲子雖嘗自言我非生知信而好古然而天縱至聖學為人師自少之時已然不得以年歲限也後之鄙

生小儒己學未成遑遑於樹立壇坫號名生徒輙以師道自居者亦聖人之罪人矣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予嘗以此釋一以貫之文清已有此言

君子以身言小人以舌言故欲知其人觀其行而已言未可信也

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食曲肱樂在其中顔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旣有所見須守

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
狥欲最苦循理最樂捨樂就苦是誠何心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毋體認此理
立言無和平感人之意即明快俊爽於己德所損已不
少筆之於書亦然
君子以身言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小人以舌言所謂的
然而日亡也
懲忿窒慾是大關鍵
薛敬軒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
矣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
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二子之言既可信不謬學者

宜知所決擇矣

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乎立志

先儒謂孔顔自有其樂不因疏食曲肱簞瓢陋巷而後樂此論最是的當愚以謂大聖賢處富貴貧賤一以視之若常人處富貴而淫處貧賤而憂者固不足道矣然常見膏粱華寢之人所憂有甚於蓬茅藜藿之士是則疏食飲水陋巷簞瓢固亦自有樂在爾

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直是大舜好問好察之心

傳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皆不謂之好學好學獨稱顏子然則六藝不足以盡學而學自有其重且要者捨其重且要而沾沾焉從事於其末者謂之不學可也

吾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天地之量

曾子敝衣耕於野魯公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按曾子此言即孔子疏食飲水顏子簞瓢陋巷之意

齊欲聘曾子為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凡為人子者不可不

思此言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以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是與人之法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想其風操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後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辭不就是處貧賤去富貴之法也

曾子易簀只是求心所安

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可見聖賢平只是求箇正而已矣

啓手啓足之時曾子亦自謂今而後吾知免夫及乎簀
之未易則曾子之意猶以爲未得乎正也可見聖賢生
平自少至老自始至終無時不以寡過爲事所謂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易簀一事想見生平全副力量
子思有言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今之富
貴反是
子思縕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
辭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
爲溝壑聖賢辭與之義如此
天命謂性上天之載兩天字首尾呼應程子所謂中庸

首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也

程子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朱子言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此本體功夫合一之至論

文清謂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愚謂孟子之不動心即孔子所謂仁者不憂

孔子不尤公伯寮孟子不尤臧倉伊川不尤邢恕其意皆同

周子太極其本主於靜而喫緊處全在修吉悖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君子而不吉者有矣未有小人而

不亾者也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
遊散物既盈而游散理之自然無可疑者況敢從而戕
伐之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統論此理辨
明性道教三個字使天下萬世人不為異端所惑以致
走差了路頭此三句子思一生大本領聖學大源頭故
首揭以示人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
也是指點人下手做工夫處既有此段工夫所以養成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便是天命之謂性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便是率性之

謂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脩道之謂教首尾相應脉絡分明學者默識而從事焉盡性達天之學具於是矣

曹月川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盖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觧無極而太極可謂言近指遠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此數言括盡太極

圖之妙朱子所謂學者能深翫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本皆不外乎此心者是也

明道先生薦賢數十人而以横渠伊川為首不以父表弟與弟之嫌所謂内舉不避親也

處富貴貧賤則不憚竭心力以趨避之至於死生之際則委之曰有命焉蓋不盡其道而死者衆矣豈富貴貧賤獨無命而可以人力營之死生則不盡其道而可以委之於命乎故能盡處富貴貧賤之道斯能盡生死之道矣

伊川初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以孔文仲詆毀差管勾西京國子監丁大中公憂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

監再辭董逸言怨望輕躁改授管勾崇福宮以疾辭哲宗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尋送涪州編管徽宗即位移峽州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尋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已而言者論其本以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討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後復宣義郎致仕而終伊川生平出處進退如此彼孔文仲董逸之徒無是論矣而當其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宋之為宋竟何如也後世可以鑒矣

伊川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今人纔學執筆為文便思著述其書之不足信者無論矣果有可信者亦未必其躬行心得發而為言者也天下後世之人不可欺則亦終歸於不足信而已矣至於不足信而害吾道也滋甚蓋將並其當信者而疑之甚矣多言之害道也

伊川言心即理也晦菴謂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愚按伊川橫渠皆是指道心而言橫渠言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愚謂此即神無方而易無體也

程子拈出敬之一字示人即中庸戒慎恐懼四字也戒

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此二句括盡古今聖
學大源頭入德之門體道之極功悉在是矣
敬即戒慎恐懼而戒慎恐懼四字更痛切
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是子
思喫緊為人處葢有戒慎恐懼工夫故有鳶飛魚躍境
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學相
傳正脉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葢有物謂敬
也敬即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
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
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
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

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

戒慎恐懼只是率性

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也

率性有樂天知命意在

戒慎恐懼所以樂天知命也

薛敬軒以復性為宗復性二字亦是統論話頭未若子思言率性較真切

敬軒能率性者故修已教人以復性為說

世多論白沙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致虛所以立本謂為禪學夫白沙之禪學初不自諱也其詩曰無奈華胥留不得起憑香几讀楞嚴天

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蓋其不自諱如此初何嘗似王陽明支吾閃爍欲蓋而彌彰耶然陽明猶知釋子之所謂道必不容於吾儒之道故文其說而陰用其實若白沙者則並不知釋之不可容於儒故其沾沾自喜者正在此也

無所為而為大人之學也美哉言乎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

伊川涪州之行答門人云族子至愚不足較故人情厚不敢疑常誦斯言省却多少怨尤此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

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何堪數悔故

曰再思曰不貳過

陰陽五行非太極無以為化生之本道家之說只是在陰陽五行上用功所以愈勞愈遠周子創無極而太極之論直是使人窮陰陽五行之根柢學者誠於此而盡心焉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

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慼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以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往而不浩浩哉

處常人得意時無得意之為故能處英雄失意時無失

意之態

富貴貧賤視之如一

讀書養氣不得分為二事

天積氣地積塊就其已成者而言也氣塊既成之後若不積則不能恒久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列子之言有巧而不傷理奇而能正者賢者有取焉其言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而過其術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教之不瞬歸而偃卧其妻之機下目承牽挺二年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飛衛曰未也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可昌懸虱於牖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三年如

車輪焉乃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絶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衛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飛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紫陽知其寓言也曰用心專一不知有他要當如此所見方精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夫曲伎異端之學其精專有如此者而吾儒之學反文具視之欲其有所至也不亦難乎

黃文獻公跋程敬叔進學工程有言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末矣後生小子猶廢而弗事者觀公此論則後生小子記誦辭章固亦不可廢也今未嘗不以德業相勉其進修者果何如

耶而所謂記誦辭章又果能用其力否耶夫學以孔子爲歸孔子之德業窮天地亘古今一人而已而猶曰好古敏求脩辭立誠若後生小子借口進修一槩束書不觀則是詩書不必刪定章編不必三絶矣盖詩書之刪定韋編之三絶正所謂進德修業也後生小子尚勉之哉予老矣何足以知此

午亭文編卷二十四　男壯𩏊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五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經解一 易

䷀ 乾下乾上

解經以孔子爲歸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焉而已耳豈特乾六爻哉孔子於乾獨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者言乾六爻非聖人不能用也蓋時之用備乎易易之理統乎乾乾之道全乎聖人是以於此首發明之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孔子之得於易如此所以爲聖之時者也

初九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九二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九

三九四曰君子進德修業九五曰乃位乎天德上九獨不言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德歟德者何也曰誠也閑邪存其誠修辭立其誠乾六爻未有不貴誠者偶於二三爻發之而已

說者謂乾五爻皆以龍言三以人道獨不稱龍然四亦人道也曰躍曰在淵猶之稱龍之辭何也曰聖人不直指之曰龍也曰躍曰在淵而已其所以不直指之曰龍者以其嫌於近五也人道也亦臣道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仁是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說曰以為聖人有生養之德萬物有生養之情是以相感應也惟仁故能生養故曰元者善之

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
晉太史蔡墨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在乾之同人曰
見龍在田嘗引伸其義初變坤為巽巽德為入故曰潛
龍故曰陽在下故曰陽氣潛藏又變巽為姤姤勿用娶
女故初九潛龍勿用也二變坤為離離德為麗為文明
其象為日為火故曰見龍故曰德施普故曰天下文明
又變離為同人同人于野亨故九二利見大人也三變
坤為兌兌為巫為口舌尚口乃窮君子慎言而敏行故
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又曰反覆道也又曰行事也又曰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變兌為
履履虎尾是以乾乾惕若不咥人亨故厲无咎也九四

變巽為小畜密雲不雨躍而或止之象也九五變離為大有火在天上無所不照飛龍在天之象也上九變兌為夬夬有厲不利即戎亢龍有悔之象也

䷁ 坤下坤上

乾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故坤利牝馬之貞也先非牝也故曰迷後則牝也故曰得主曰利陽為陰主得主故利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惟朋喪而後主得也然臣以喪朋得君亦須有邪正之辨善乎橫渠之言東北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故曰安貞吉若剸以喪朋為務而邪正之辨不復致審於其閒則亦未得為正矣

初六履霜堅氷至伏羲為足履象也言陰進履也履綫
句霜堅氷連讀盖一陰始生姤五月之卦也安得有霜
觀其所履而知霜堅冰之至也
坤二直内方外即乾二閑邪存誠所謂厚德者此也所
謂不息者亦此也乾坤之德豈有異哉
四臣位而曰賢人隱言隱者以别乎仕之稱也明此爻
不得以位言也懼為食禄在位緘默苟容者藉口故言
隱以别之也
乾之初九十一月之復也由陽初生而言者喜之也上
九陰將生而言進退存亡陽之所以善其終者易為君
于謹奏矣坤之初六宜以姤為言而曰履霜堅冰至使

人知陰之可畏也上六曰龍戰于野言震之將生也震陽也亦喜之也消息盈虛陰陽之數也喜陽而惡陰喜君子而惡小人喜治而惡亂聖人情見乎辭矣震爲龍爲元黃戰猶果也弱而胚胎也坤爲野是以龍戰于野其血元黃爲震始生之象文言曰陰疑于陽必戰疑讀如凝凝將也陰凝於陽陰將生陽也必戰者陽弱而戰也是時非无陽而嫌於无陽故稱龍焉嫌近也元黃者天地之雜天元而地黃陽生陰中之象也或曰陰陽皆傷也夫立言以明教也陰可傷也陽可傷乎

䷂ 震下坎上

天下大執決於民而已矣初九能大得民天下焉往以

此為成卦之主宜也凡言得者以有失之者也九五是逃九五有膏而自屯民既散矣膏豈能常享哉是昧於大小之分者也出内之吝謂之有司是小以屯為正則吉也隋有洛口之倉唐有瓊林大盈之庫隋唐之君不能施於民而徒為寇資是大以屯為貞則凶也夫五失其民而初得之四初之應也初求四往此不必論若夫二者五之正應義不忘五然亦何所濟哉當屯之時英雄乘時而起者多矣所謂秦失其鹿天下逐之者也三即鹿无虞陷於林中見幾而舍猶可善後上六與三非應近於五而附五而不知五之不足恃也故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合而論之屯之濟與不濟在民之得與不

得民之得與不得在於膏之屯與不屯自古以來屯難之世國之興亡未有不如此者也

䷃ 坎下艮上

六五下求於二故童蒙吉六四遠於二而不知求故困蒙吝象曰剛柔接也獨遠實也然則陰之於陽果宜何如哉初近於二故為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也伊川為講官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或謂此伊川之以往吝也然伊川豈可輕議哉六二取女者也非女也取不有躬之女六三之不慎也故上九擊之擊之者為三禦寇也此上之慎也蓋女而不

肖躬為冠也大不可不禦也善學聖人者必先遠害善教人者必先禦寇呂希哲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 乾下坎上

需者聖人將以盡化天下之險而使歸於和也剛健而不險者乾也雖不陷猶有險也有孚光亨貞吉坎之德也至此則无險可言矣乾與坎不可以賓主論而五於三陽獨以飲食客之三陽亦飲之食之以五為主而不疑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也不獨五也四亦能孚於血出自穴矣血者其始而出穴者失其險之象也順聽者順以聽陽而復有為難也上六居坎之終故為入於穴然

亦能於不速之客來而敬之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是時也需於郊於沙於泥之象何有乎世路蕩平彼此一家飲食宴樂何其盛也夫五何以能若此歟之一陽坤得於乾者也是故五於乾同體而不相害也雖然亦危矣初之利用恒二之衍在中三之敬慎未可一日忘也是卦也聖人致望於无險也切矣愛乾憂乾之心亦云至矣

䷅ 坎下乾上

訟之九五天下之訟皆歸焉然人君不言聽訟聽訟而當是人君不過一大有司耳繫爻者但言元吉而不言訟是无訟也无訟而後爲元吉以是爲吉之至也孔子

釋其故曰以中正中正者人心本乎天之正理中正失則心險險則訟聖人以其中正化天下之不中正以其无險化天下之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此之謂也此卦諸爻皆以无訟勸人者也初之不永所事二之不克訟三之食舊德四之不克訟是也三之貞四之復即命渝安貞皆以天命人心之正理言是知中正之心人皆有之聖人使民无訟亦以其皆有此心故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此訟雖勝而心不安之象猶所謂其心媿耻若撻於市者是也充是心也未嘗不可復即命渝安貞也

九二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以為自

下訟上自是解者謂二訟五為以臣訟君竊以謂臣無訟君之理象言自下訟上亦未便以為自下訟君也矧辭曰不克訟假令克訟君碩可訟乎既曰不克訟則是有訟之心矣人臣无將罪孰甚焉乃更以无眚許之聖人假易象以明人道非所以為萬世防也然則所訟之上果孰指乎曰二五正應上謂九五无疑然自二言之謂為在上之人則可謂為君則不可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安在五之必為君位乎

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易有象數此何以不言二百戶而言三百戶以其有定數也王弼謂得意忘象伊川又謂假象今象數不可考只得從

理上說故勉強解作小邑漢上朱氏曰乾策三十有六坤策二十有四九二變則二三坤策四五乾策合而言之三百也坤為户二在大夫位户為邑自三至五歷三爻也又曰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户舉全數也蓋漢上之說其象數可考者如此

䷆ 坎下坤上

師以一陽在下為將帥之象故重九二然九二爻辭曰

王三錫命象以承天寵懷萬邦釋之是尤重六五也九二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長子帥師五所使也弟子輿尸亦五所使也唐九節度鄴城之潰非肅宗之咎而何使之當不當關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豈可忽哉不止用師之時宜慎所使至論功行賞尤嚴小人勿用之戒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君之事也非上六之事也但以上居師之終故發此義耳

師出以律人所知也左次之義何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上貪功下懼罪宜退而不敢退以覆其軍者多矣可不戒哉

田有禽利執言儒者常謂秦皇漢武黷武好兵謂之田

有禽不可自是以來人主賢而善用兵者莫過唐之太
宗其征高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
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太牢復立所製碑蓋太宗
征高麗以莫離支弑逆為言夫高麗豈唐之禽哉太宗
之悔而思徵此其所以為贖也故凡為无名之師者不
可不深玩此爻之義

䷇ 坤下坎上

此卦九五一陽在上為成卦之主初六有孚比之吉比
五也六二比之自内貞吉比五也六四外比之貞吉比
五也惟六三比之匪人上六比之无首是不比五者也
比五則吉不比五則凶君子可不慎所比哉夫九五以

位正中盡比之道顯明其以有舍逆取順邑人不誡之象六三上六自取其凶何損於五哉

䷈ 乾下巽上

以巽之小畜乾之大巽者順也小人之順君子將以漸制君子而使之不得有爲君子不悟也從而與之至小人勢成而君子坐困矣六四巽之主也有孚者非孚於君子而孚於小人也故曰上合志也血去惕出者以其巽順故兩不見傷目前无咎也然其釀禍爲最深也夫九五陽也何爲與四合志乎又何爲富以其鄰乎蓋五有陽之形而其志實陰與上同居巽體故富以其鄰無足怪也四與五上三爻有孚合力畜乾欲不成既雨既

處之象也得乎小人之巧也君子之疏也小人之佞也
君子之直也苟非君子尚陰德而使之滿當不若此咎
小人而責君子君子亦无所辭其責也易爲君子謀使
如初九之復自道上也如九二與初九牽連而復亦次
也至於九三其於巽也近交益深而不可復矣脫輻而
與之處矣陰陽不相能也而夫妻反目事已晚矣下也
陽自下上行爲陰所得相持而雨澤下焉六四陰畜陽
宜雨矣故爲密雲之象然三陽上行四雖畜之而五上
二陽在其上四方得位上下應之巽性善入兊體善說
以善入之性務以說陽又居位得時不盡畜不止故四
所欲畜尤在於五五君位也既志在畜君陰性佞邪說

之不以其道專務得君凡膏澤天下之事利於民而恐拂於君者則不欲以為故又為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密雲不雨尚往也言意在畜君也兌正西也故為西郊之象成卦之義在四故曰我也

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吉諸家解復字不過謂陽本在上進而上行為復獨漢上朱氏以為聖人欲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故以履小畜二卦反覆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之三則受畜而不得其復也漢上以對卦解初二之復則復字便有根據

☰☱ 兌下乾上

履之九五惟位正當故夬履惟夬履故雖貞亦厲貞且厲况不貞乎若能自視所履考其將來之祥兆周旋盡善不敢夬決則不止于吉且大善而吉矣孔子釋之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此豈人臣所敢當乎是九五上九合為一人也二爻而為一人有之乎曰有之大有之九五上九是其例也君一也失則為夬履得則為視履乾之為虎也乾之履帝位而不疚也无異也君子之於履无所苟而已矣六三為兌之主兌者說也所謂說而應乎乾是以履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也何以又曰履虎尾咥人凶也言之不足又曰武人為于大君以剛武之人有所為於大君之側不得大譴者幾希矣悅極則為巫為

羊為毀折此亦兌之象也此亦一爻而具兩義者也儒者曰履文王之卦也文王居羑里而演易所云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則真履矣驪戎之文馬有熊氏之九駟未得入焉咥人不咥人未可知也當是時也欲為初九素履之往欲為九二幽人之坦坦皆不可得也武人之辭又周公所繫也豈以文王為武人也哉非也蓋居東之時周公亦有戒心也夫

於三言履虎尾咥人凶於四言履虎尾愬愬終吉言終吉則不咥可知也以愬愬易說者何也說有正不正非人臣之正也

履之九五象傳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也

而爻之辭曰夬履貞厲垂戒之意深焉善乎雲峰胡氏之言曰其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于履坦繫之貞吉喜之也于夬履繫之貞厲戒之也傳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夬履之謂與

䷊ 乾下坤上

人知泰為可樂而不知其艱人知艱在九三六四陰陽往來之間而不知初九九二未嘗无艱也物各有類此進彼退將使退者終退則進者敢不正其類邪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二之中行合衆類而治之得其道者也是初九九二亦有艱也特未明

言之耳

九三曰勿恤其孚葢三之所勿恤者即六四之所不戒者也節齋蔡氏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也自古小人用事非其始遂有敢與君子為難之心為君子者利害之念怵于中隱忍遷就以養成其勢於是小人无所忌憚之心觸事發露而亦不復可以自止君子於此思所以制之亦已晚矣故曰勿恤見徒憂之不可以有為也曰于食有福見有以為之未必其果可憂也其為君子計慮以防制小人者至矣

翩翩不富以其鄰翩翩二字寫出小人情態葢君子不

可徒憂小人之復小人實深幸君子之憂三陽初往三陰翩翩然下之且懼且喜回翔而後集漢上朱氏曰譬如葉墜井中翩翩而下以井氣扶之也君子初去位小人猶有顧忌君子盡去然後飛揚矣是則君子之憂小人之幸君子亦何貴徒憂乎哉

三已有平陂往復之說外卦六五之辭與四上二爻殊不類者何也此繫易聖人之微意也保泰之道雖在君子主之者君也由泰而否常在承平之世故以帝乙為言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是也歸妹為人君順從君子之象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非君而誰望哉初曰吉二曰光大三曰有福五

獨曰以祉元吉世之常治而不亂君子之常進而不退福與吉未有過於此者也

䷊坤下乾上

聖人喜治而惡亂其繫否也合君子小人而謀之使皆受泰之福而不見否之禍此聖人之意也初曰貞曰吉曰亨曰志在君二曰小人吉三言位不當不言凶咎於小人猶有望焉使小人不至於一發而无所忌豈非世道之幸乎泰曰翩翩曰覆隍於否反不盡其辭非獨可以互見亦良有以也六二包承吉即以大人否亨告之九五休否大人吉即以其亡其亡告之亦猶泰之言艱貞也夫泰六五之祉祉由于君否九四之祉祉由于命

夫受天之命者君也四之有命由其有君也畏命造命皆君之事也是以泰否二卦其致望于五尤重焉否不利君子貞者之匪人也同人利君子貞者于野也于野者无私比也之匪人者比於匪人也此之字即大學之其所親愛之之象傳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之匪人无一而可聖人特于否卦發之言此實所以為否也

否之初否之機已兆否之勢未成聖人惟幸其有變而之泰之理否之初貞則為君子不貞則為小人聖人惟許其有可為君子之道故其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略不異於泰初之辭但勉以貞而已且許以亨焉

固未嘗明言其爲君子亦未嘗斥言之爲小人其意以爲果能貞焉不但不爲小人之羞亦可以爲君子之亨矣故象之辭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勉其不以己私害國家也若居否之初其勢尚可有爲而或者專以便安爲事一付之天運之所適然其如君何哉志在君者蓋許其有可爲君子之道幸其有變而之泰之理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之五君位也二與五相應何以同人于宗而吝也其不能與五遽遇辟如女子有家未能于歸而尚在本宗與吝道也二之吝則以三四故也夫三四雖剛暴豈能奪君之配哉但以其剛暴之性憑勢爲惡既敢上陵

於二何有此所以先號咷也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中非五所不足然是時中非所用君道貴剛當以大師克之五之剛既奮三之伏戎終不敢發四之乘墉亦困而反則大師設而不用可也三四至剛暴也且化而為同二五之後笑不亦宜乎剛亦乾所本有不能用則號咷能用則笑也此卦大而難者无若二五三四之間初之于門上之于郊皆小者也

䷍ 乾下離上

六五一爻為大有之主虛中在上以一人之信而發天下臣民之志故曰厥孚交如其見威如吉何也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非嫌其易而進以威也蘇氏曰以

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可謂善言易者也同人一柔在下故五貴用剛大有一柔在五故五貴用孚君道用剛用孚各有其宜也孚則交交則威至于威如而柔不足以盡之矣是兼剛而有者也故聖人於上九又繫之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爻辭與象但言其自天祐吉无不利不言其所以然其義蓋在六五一爻也自天祐之人臣不敢當也非六五而何是故六五上九為一人也大有一卦此為最吉以下四爻皆其所有而各有戒辭亦大有之時所宜也六五厥孚交如初何得言无交交之害在於處有而不思其艱故戒之曰但无交

害有匪咎也艱則无咎此亦諸爻通例於初發之耳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積中不敗又言之非大車則必敗矣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是小人不能无交害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明辯晢也言有其彭則大不智也其戒深矣

坤為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何也乾變坤也故易之取象多以變言

䷎ 艮下坤上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君為天地神人之主謙而得福尤必然之理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此謙之

效也凡言以者能左右之謂也五於其鄰能左右之於不服者能征伐之既不驕縱又不姑息可謂盡君道之宜者矣九三為成卦之主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而能謙故曰勞謙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既美之且戒之也五不驕縱三能有終三亦可謂人臣之善居功者矣

剝四變而成謙謙彖皆以剝四變者明之上九下三謙也六三上上亨也故彖傳者下濟上來下也卑而上行三上往也變而為全吉之卦謙之時義大矣哉

䷏ 坤下震上

豫卦六爻初三四上皆言豫二與五不言豫言貞言中

五豫時之令主也二豫時之賢臣也九四一爻為豫之所由亦有功之臣也功成意滿羣小附和皆溺于豫見有不溺于豫者或反以為異己而疑之疑朋可言也疑君不可言也故四有勿疑朋盍簪之戒也四與二相反而相成者也四不疑二自不疑五五可安枕而卧矣四未必能也此五之所以乘四之上常若不豫而為疾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理也五不死於安樂故為恒不死也六二介于石不終日固无可議然彼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未必能周旋患難使五恃以无恐此五之所以終未免於疾也一時初之鳴豫三之盱豫上之冥豫皆无足道四雖大有得實未嘗得一朋也志大行者似快

之之辭也亦危之之辭也

乾九四曰或躍或之者疑之也豫九四曰勿疑一則許之以疑之一則戒之以勿疑何也蓋九四伏疑為不果不果者疑也乾九四疑其所當疑故許之豫九四不當疑而疑故戒之也

䷐ 震下兌上

九五剛陽中正而下應六二中正真嘉耦也故曰孚于嘉吉然二之辭曰係小子失丈夫二果係初何以得為中正何以得為五之佳耦哉此蓋二以弗兼與權之故與五而不與初也君臣之間其未合也兩相擇也其既合也兩相信也君與臣其兩无失乎

四下不應初而上承于五與五同德隨而有獲不可謂之不貞貞之中有凶義焉非有孚在道以明之君子不能免也近君之地盛滿得志之場求善其後亦難矣哉大有九四象曰明辯晳也隨九四象曰明功也大有之四離體隨之三四易位成離離爲明故孔子皆以明稱之四迫五多懼其彭其獲懼孰甚焉惟匪彭故无咎惟有獲故貞凶自非明以處之其能免於凶咎乎

䷑ 巽下艮上

下卑巽而上苟止蠱所由來也幹蠱者必有事焉所以反其卑巽苟止之習也然君與臣不同君則繼世之君值法度弛亂之後者也六五居君之位幹父之蠱當用

一時令譽之臣此天下交口賢之者也用之彼必能以德承上有德者與蠱可以立治矣臣而謂父母之蠱者君臣猶父子也初與二三皆以幹蠱稱或厲或不可貞或小有悔事不避難各盡其道期於終之吉无咎而已皆蠱時必不可少之臣也惟六四不能幹而裕裕則蠱將日深何足取哉若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功成身退者所為蠱時人臣不忍言也

按王制云甲者創制之令疏云甲為十日之首創造之令為在後諸令之首故謂之甲宣令前後三日殷勤語之使曉知新令也又謂諸儒並同鄭義以甲為日不為令云先三日辛也後三日丁也此是妄作異端蓋以甲

為令舊矣易傳謂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漢上易傳本程子之意而明終始之說曰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以日言之春分旦出於甲秋分暮入於庚以月言之三日成震震納庚十五成乾乾納甲三十日成坤滅藏於癸復為震甲庚者天地之終始也又曰蠱一變大畜乾納甲再變賁離為日乾三爻在先先甲三日也三變頤而變噬嗑離為日五變无妄乾納甲乾三爻在後後甲三日也蓋先甲後甲之說不一如此而漢上之說可以發明程子之意故悉舉之

䷒ 兌下坤上

當臨之時陽雖漸長消亦不久進君子退小人使邪正分明羣賢布滿以塞小人登進之路此要務也上則望於君下則責于一時諸賢皆不可忽也六五曰知臨曰大君之宜曰行中知者能辨邪正也大君之宜者君以知人為急也行中猶行正也非調停君子小人之說也初九九二皆曰咸臨非咸於小人也亦非初與二左提右挈遂可云足也廣搜人材協力並進如此而後可以咸也正初與二之事也初有貞吉之戒戒其誤引小人也二有未順命之戒言小人猶未順命不可不防也嗚呼君能知臨臣能咸臨時守貞吉未順命之戒八月有

凶豈遂定而不可移哉

䷓ 坤下巽上

九五居人君之位而欲自觀我生惟有觀民一法蓋天下之大億兆之多其俗之美惡由乎我者也民之俗果美邪是我之能為君子也民之俗果未美邪是我之未能為君子也九五之意斯于我為君子未有不能為君子者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化行俗美比屋可封其斯以為國之光乎觀國之光賢人尚賓既以民而致賢復用賢而治民大觀在上五不媿之矣

九五曰觀我生六三亦曰觀我生者何也君子之道本身徵民我生者天下理亂安危之所繫烏可不務觀乎

哉至於仕者之出處以於人君之自治葢其重有如此也故亦曰觀我生進退云上九不在位退而不進者故但曰其生朱子所謂小有主賓之異也

午亭文編卷二十五　　男莊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二十六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經解二 易

䷔ 震下離上

嘗讀噬嗑而歎聖人繫易之仁也讀先王以明罰敕法而知後世用例不用律之非矣讀六四之利艱貞六五之貞厲而知後世快意用刑之非矣艱貞貞厲之辭惟四五有之他爻所无也以五居尊位四爲大臣故也五四能貞厲艱貞下皆化之矣雷電雖取威明之義然雷先雷後以明爲主治獄之道不患不威是以君德貴剛而治獄則尚柔中也柔中故虛而明也

䷕ 離下艮上

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文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此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天子之文也惟仰承天道俯順民彝天子能修其身而後可以化成天下由是日月五星无朓朒薄蝕彗孛飛流之變而各順其運行之常天下文章孰大乎是堯之文思安安舜之濬哲文明皆是道也

旅之象山上有火許之以明慎用刑賁之象山下有火戒之以无敢折獄蓋明之所及有近遠故力之所任有大小聖人特以刑獄一事著其義則凡明之不足而能任大者鮮矣是以君子貴致知之學而无取乎察察之

小智也

䷖ 坤下艮上

剝五爻皆言剝六五獨不言剝者何變文也五君位也五不可言剝也變而言貫魚以宮人寵者何貫魚下四陰之象也以宮人之寵寵四陰者五也宮人宮中之賤者也以此寵陰猶能制陰者也故無不利也雖變而不失君之義者尊君也伊川於上九引匪風下泉易通於詩矣愚謂六五一爻易通於春秋矣

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剝君子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是自剝其廬也小人亦何利哉初六六二六四皆言凶剝之无咎者獨六三耳何去何從小人亦

當決擇之矣

䷗ 震下坤上

復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仁是也六二休復以下仁也是知凡言復者皆復於仁也初之修身二之下仁四之從道一也未有道而不仁不仁而可修身者也五居尊位故欲敦復仁之厚者宜居尊者也前後左右從而戕者多矣尤宜敦也敦之如何如初之修身二之下仁四之從道而已是能自治又能以人治者也敦復則不頻復又何至於迷復之凶哉

䷘ 震下乾上

无妄之卦聖人為爭乎君臣而言也是時也先王茂對

時育萬物之時也豈可妄有所往使萬物繹騷不安其生哉六五居君之位故告之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又丁寧之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六二應五者也故告之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而象曰不耕穫未富也无妄之疾敵國外患也无妄之災邊防之事小有得失不足為大患者也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君與臣但能修吾內治而外侮不得乘焉足矣藥必不可妄試功必不可妄貪先王舊章必不可妄改天幸必不可妄徼總之无妄之世必當以无妄處之君與臣必不可不知妄有所妄之害六四君側之臣也故以可貞无咎告之初九在下郡縣之臣以无妄之往為得

志無關于朝廷大事也最惡者上也上九亦非有妄者也時不可行而行遂至于有眚遂至于无攸利彼之不可行而行也亦自謂前人之法窮則當變至于不可行者終不可行而猶執其所行終不肯變甘處其窮象曰窮之災也言其窮而不變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正謂上九也

䷙ 乾下艮上

畜卦之義蘇氏說之已盡其言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慍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意無已也至于

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于災者四也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踔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殿也故相與飭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忌三利在必戒童牛初九也梏角械也童牛無所用梏然且不敢廢者自其童而梏之迨其壯雖不梏可也此愛其牛之至也豶豕豶豕也九二之謂也有牙而不鷙也豶豕也不鷙則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微者也而遂梏之故至于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梏之其漸可

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牿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衢者上之所履而不與下共者也德有以守之雖有以予人而莫敢受苟無其德雖吾不與而彼將有取之者上九之德足以自固是以無忌於乾而大進之其曰何天之衢者何天衢之有而不汝進也夫惟以天衢進之而乾大服矣

小畜以懿文德蘇傳曰夫畜已而非其人則君子不可有為獨可以雍容講道如子夏之在魏子思之在魯可也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蘇傳曰孔子

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于不學漢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嘗推其意而論之懿文德者不得志而著書之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積學待用之謂也

䷚ 震下艮上

頤之六爻初九爲靈龜龜食氣而壽不求食於人者也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此設爲六四告初之辭以戒之耳非眞以初爲凶也故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世豈有觀朶頤之靈龜哉卦惟上下二陽凡能養人者皆陽也初九又以德爲養者也四求初養是顚頤也四在

艮下負嵎之虎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虎之常也然咎
道也今以初九之德養為養眈眈逐逐之咎吾知免矣
欲與施反四無欲斯能施矣故象曰上施光也二與五
相應者也今二五皆陰不相應也故二擇養於初上之
間皆非二之類也故曰行失類也然初則顛頤而拂經
上則于丘頤而征凶與其征凶寧拂經也六三與上九
相應三求養于上正也而顧繫以拂頤貞凶十年勿用
无攸利象又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易之示人語緐而
不殺義正而辭嚴此其至也若是者何也陰柔不正好
動之人與居高乘時之權臣相合其禍何所不至是聖
人之所懼也五居君位而頤由于上亦拂經也居貞則

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貞則彼無可指順則我不傷激貞者爻所本有順者補爻所未盡也上爲頤之所由求養之人孰不歸之故利涉大川然聖人必先之曰厲吉不厲則凶厲則吉也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不厲則大有害厲則大有慶也五曰貞曰順上曰厲五上之間君臣終始國家安危生民禍福其機最微而其事最鉅故聖人言之懼而慮之周也

巽下兌上

大過彖傳棟橈本末弱也本末者初上也九三九四皆棟橈者也爻分而言之則九四棟隆九三獨爲棟橈若是者何哉九四不過乎剛與初爲應能專而無他初雖

在下之象譬之茅然為物雖薄以之為藉未嘗不收其用此四所以為棟隆也四與九二為同類二以陽居陰而下乘初以初自助故有枯楊生稊之象稊者顛而復蘖反其始也又有老夫女妻之象老夫女妻則夫不陵妻而生育之功可成矣四曰棟隆吉象以不橈乎下明之二曰无不利象以過以相與明之是四與二皆取其剛而不過也九三剛而太過與上為應而三剛愎不可以輔過涉滅頂之凶上自无咎也三亦何所益哉三與五為類五以陽居陽侈泰已甚六乘之而力不能正故有枯楊生華之象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又有老婦士夫之象老婦士夫則夫猒其妻無過以相與之事矣

三曰棟橈凶象以不可輔明之五曰无咎无譽象曰何可久也亦可醜也无咎无譽者所以教上也與為滅頂之无咎不如明哲保身之无咎也非為五言也是三與五皆惡其剛而過也嗚呼棟橈吾將壓焉相之於國棟也匪剛不可過剛亦未見其可剛柔相濟使身名俱全而國家無事賢者不當如是耶

䷜ 坎下坎上

人未有可孤立而無助者也況在艱難之時乎習坎之卦九二九五各為一卦之主相阨而不能相能者也二曰坎有險求小得險九五也小六三也九二以險臨五五亦以險待之欲以求五焉可得哉所可得者六三而

已二所以能得之者非謂德足以懷之徒以二者皆未出於險中相待而後全故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之往也枕所以休息也來者坎也往者亦坎也均之二坎來則得主往則得敵遇險于外而休息于内也故曰險且枕六三知其不足以自用用必無功故退入坎以附九二相與為固而已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樽酒簋貳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無與為主五非四無與為蔽饋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九五坎不盈祇既平五在坎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既平五之志

也以不平為未大未大而不肯自安故受四而不辭也夫五之與二勢有上下德有大小五有為之主而二僅自保者也要其終五必倂二習坎之所以為險者以二五之不相下也五倂二而天下無險可言矣二與三未保其終而暫時相依亦各知孤立之難也若夫初上處内外之極最遠于敵而不被其禍以為足以自用而有餘是以各挾其險以待其上初不附二上不附五故皆有失道之凶焉君子之習險將以出險也習險而入險為寇而已此初之失道也徽纆以係之叢棘以固之上六之所恃者險爾險窮則亡此上六之失道也道在依人尤在擇其所依險可易言也哉

䷝ 離下離上

離之六五柔居尊位者也附麗于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當危懼之勢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所謂剛強者四與上也然上與四不同五能用上則可以成嘉美之功威震而刑不濫可以正邪矣若四則犯上之臣也自不容于天地之間何足憐哉此卦上九禦侮之臣也九三年至而退不貪榮禄之臣也六二中順之臣也初九新進慎事之臣也惟九四為犯上之臣旋發旋平不足為大患而可藉以為宴安之戒者也然離為火為日苟非君德之至明亦豈易致此哉

䷞ 艮下兌上

交感之謂感無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非無心也無不正之心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也大槩以一虛字盡之虛者九四之所謂貞也故吉且悔亡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失其貞矣故象曰未光大也九四大義繫辭傳發揮詳盡宜合而觀之惜乎九四亦有所未能也此卦六爻皆應皆求感而不能感初六志在外者四也九四朋從朋者初也志之從之皆不得無心之義也二設爲凶吉兩義腓躁動惟躁故凶反躁爲居則吉也九五咸其脢脢在喉之下心之上已發於心而隱忍於喉苟求无悔而已其志不已末乎感不可以私亦不可

彊亦尊默使上下之情不通也三志在隨人以妄隨為感自宜往吝上滕口說感不以心而以口感之道甚褻矣乎合而觀之皆有心於感而不能無所不感者也卦以人身取象四當心位故感之道於四猶有望焉

巽下震上

恒以久為義九三不恒其德貞吝固宜餘五爻惟二以久中无悔初則浚恒貞凶无攸利四則久非其位而无禽五則恒其德貞夫子凶上則振恒凶是不恒不可恒亦未必可也恒豈易言哉善乎大象之言曰雷風恒雷風者天地之至不恒者也至不恒之中而有至恒者存此立不易方也方即貞即天地之道聖人所以久于道

而化成也聖人者天而已矣易諸卦發揮此義而此卦之辭尤爲顯著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者何也天之道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何疑於聖人之化成哉

䷠ 艮下乾上

遯不可以退避爲訓人皆以退避爲藏拙免禍之計自爲則得矣如朝廷何故善遯者非必在山林也雖身處朝廷未嘗嚴絶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此遠小人不惡而嚴之謂也此卦初二兩爻之指小人初在遯爲尾尾猶微末也以其往而有災故尚不敢肆而自附於四四雖不示絶于外而内不暱好跡與小人似好小人迴不

能干是謂好遯宜其享君子之吉也君子旣吉小人自
然否矣六二以中順上固君志自古小人巧用此術使
人君誤信假之以權久而跋扈難制者何可勝道然二
雖固志五能正志五之志正則二之志亦正二之中順
且爲應五之德而不出於邪矣二柔而中順五剛而中
正君臣始終相保釁隙不生何嘉如之嘉出於正正與
嚴相成嘉與惡相反此九五之遯也或曰君不可以遯
言不知臣之遯非必山林君之遯非必深宮君者天也
天下有山天不必遠山山自不能及天君下有臣君不
必遠臣臣自不能及君使天舍山而居於無山之處始
爲天遯有是理乎遯有以形用者山林之士或可當之

遯有以神用者非明哲之臣神明之主未易言也不可不辨若九三與初二同體謂之係遯係而遯疾憊固其宜也茍得其道其於初二且臣妾畜之耳不得其道至於行毆除大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不吉則凶可不慎哉可不戒哉上九與乾同體異於九三故謂之𩇩遯𩇩之者不止初二不能係之與三同德而不相應三亦不能係之矣是為龍德是為神遯以上居遯之終故特以此許之其實四之好遯五之嘉遯皆同此道也焦竑曰肥字古作𩇩與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為肥字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遯皆可取

以證

䷡ 乾下震上

彖傳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又云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是知壯不可恃正不可捨捨正恃壯雖大何利之有卦惟九四當剛動之爻故動而貞吉動而悔亡藩決於前輿壯其輹尚往何疑若初九者居下在初去震體殊遠豈宜遽動夫趾雖壯不如輿輹而欲與四競往必不能也但信壯之可進信之過而壯不行是其信之窮也九二以中而貞吉六五位不當而无悔二善用大壯者也五善處大壯者也上六小人用壯者也九三君子用罔者也羝羊觸藩兩爻同象羸其角即不能退不能

遂辭有詳略意相發明也无攸利艱則吉亦兼為兩爻言也使兩爻能詳於始不敢輕發自逞當不至兩敗俱傷禍亂蔓延而無已矣嗚呼三為剛躁上為桀驁三本欲用壯於小人反使小人用壯至小人用壯君子必無幸理罔者蔑視天下旁若無人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此為君子歎息也然則詳與艱聖人屬望君子其尤切歟

䷢ 坤下離上

晉卦之辭所謂康侯者二也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者五也五之爻辭曰悔亡者五為晉之主悔在餘五爻有失有得悔亡在五之失得勿恤其故何也一時得者失

者卑在離照之下五雖勿恤而不肖不敢大逞固與賢不肖溷而不辨者異矣夫得者進失者亦進此五所以往吉无不利也此五所以往有慶也利豈獨在康侯之二哉大畧卦以晉名而諸爻皆不喜輕進初六晉如摧如非人摧初初自摧也君子始進貴正初獨行正似有摧之者然自安於摧不失其正何吉如之使急於求孚急於受命豈能裕无咎乎六二晉如愁如義亦同此以中正柔順之德而上遇六五之君宜無不進矣二不敢喜而不寐故為愁如此二之中正也所以受茲介福於其王母也六三衆允悔亡者三之晉一無所私故衆皆信之其悔得亡也卦獨四上兩陽似為躁進然四如鼫

鼠鼫鼠以比庸臣庸臣而在上位所以為位不當也上
厲者雖庸而不失正雖庸而不敢肆然無忌也使其為
碩鼠之貪何貞利之有雖失得勿恤之君亦難容而不
逐矣上九居高而失和平之度難為其下故為晉其角
維用伐邑之象然與好大喜功為國生事者迴不侔矣
所以雖厲而吉无咎也貞吝者道未光之謂也世之求
大光而反致凶辱者多矣未若貞吝者安其未光為猶
愈也合諸爻觀之位有高下品有優劣行事未必盡得
然皆進而不輕進者也上下接而下不輕進晉之主不
易遇也晉之臣亦可法也

䷣ 離下 坤上

明夷六爻嘗以商周之際明之初九君子于行伯夷太公之避也六二夷于左股股所以行也夷則行不利故用馬壯以拯之而後其行也勝用股矣此文王羑里演易之時也以學易為馬壯是羑里之事文王亦自悔有所未盡也夫此所以為內文明也九三文王得太公之象也南狩者卜田而遇非熊非羆之臣也卒載太公望以歸得其大首也嗣是而伐崇墉嗣是而遏徂旅文王曷嘗有亟心乎不可疾貞也六四于出門庭我不顧行遯微子自靖之義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則爻辭已明言矣上六失則之則與六二順以則之則當合看又當與箕子明不可息之明合看明不可息箕子所以傳洪範

也六二順以則文王〻所以有六十四卦之彖辭也紂以失則故不明而晦後入於地無由可免也是故商周之際興亡之故備於明夷一卦或以為文王之卦是也竇非文王一人之卦也六二正所謂內文明者以此為文王與象傳合但謂文王以學易為馬壯羑里之事文王亦自悔有所未盡似非周公可以言文王者然假使周公以此言文王不可謂非深知文王者也此聖賢憂患之學文王周公孔子其揆一也

䷤ 離下巽上

萃言王假有廟渙言王假有廟家人言王假有家明乎在宮在廟王者皆以精神相感通故能使鬼神享而家

之化也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既交相愛矣又何憂乎九五為王者六二宜為王后然六二爻無異辭焉歸妹曰帝乙歸妹曰其君曰其娣此異辭也家人六二曰在中饋无攸遂則適乎臣庶之辭也家人以長女中女成卦故卦辭曰利女貞象傳亦先稱女正位乎内在中饋无攸遂者正位乎内之事也六二既適乎臣庶其餘無不可適初九閑有家諺曰教婦初來其斯之謂與六四長姒也長子家督長姒代姑家之盛衰繫焉爻曰富家大吉象曰順在位也明乎長姒之重非友婦可比也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嗃嗃嚴厲之象也婦子嘻嘻終吝嘻嘻歎辭也九三重剛過嚴家人不堪而歎故象於

嗃嗃許其未失于嘻嘻譏其失家節以是知治家不可不嚴亦不可過嚴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誠與威相濟而得終吉異乎九三之終吝矣家人至上九家道已成象又揭反身二字以示人身修而後家齊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反身無他法大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盡之矣

唐李勣對高宗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其後德宗舒王之議亦祖此說李泌之對則謂臣當無所不知奏天子家事誠爲大事臣庶家事豈爲細事乎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倂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秦之所以亡也賈誼言之

矣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晉之所以亡也干寶言之矣後世所以教導整齊臣庶之家者非無法令然徒文具而無其實也誼又有言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所關誠重矣哉

䷥ 兌下離上

天下同異之辨不可勝窮天地睽男女睽萬物睽是其異也其事同其志通其事類是其同也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夫同而異異而同一也其異也正其所以同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大以此也睽非美事而天地男女萬事皆不得不睽睽然後同何嫌於睽乎若夫始同終異始

異終同同異異皆出於私兩者判不相合與其終而異夫若其終而同也睽之六爻初與四不相應也四如逸馬遂而愈逸不逐則自歸又如惡人惡與左傳惡而婉之惡同貌雖惡而中未必惡也初不嫌四而見之四且以初為元善之夫彼此相孚矣初之悔亡无咎四之睽孤厲无咎以始睽終同也二之遇主于巷五之厥宗噬膚三之元初有終上之先張後說皆終同也自匹夫相與無不以睽為憂以不睽為貴况寮家君臣之際乎總之有宜睽者彖傳大象之義也有不宜睽者六爻之義也如此則見睽之利不見睽之害歸于大同實受其福矣睽之時用固非一端學易者可不盡心乎

䷦ 艮下坎上

九五大位也當蹇難之時以一身而任天下之責天下之蹇皆其蹇蹇莫有大焉者也大蹇也夫九五所謂利西南往得中者也當位貞吉以正邦國之大人也見之則利往則有功者也世未有真主在上而忠臣義士不樂為之用命者朋來之助豈非五之所自致乎人知九三往蹇來反為道窮而反不知蹇卦四陰與五同德者惟三之一陽耳其反也見險而能止也知也反而與初二同往尤其知也初之宜待者待三也四之來連者連三也上以來碩者以三為碩人也上以三而利見九五之大人初二四誰非以三而利見者哉然則三真五之

朋也有三之朋而初二四上無非五之朋也不止王臣蹇蹇一人也朋來如是雖大蹇無難平矣雖然非下推上輓三何能獨進乎上與三應與之合力決天下之險難闢一時之蕩平上之功豈小補哉

䷧ 坎下震上

解之小人六三也本非元惡大憝附九四之足下隨四而動不過四之一拇耳然已居下之上其位高矣故曰負且乘言其以負販之夫乘君子之器也或曰負者上仗四也乘者下陵二也負販之夫一旦得志未有不負上而乘下者也合觀之而小人之態見矣在九二以三狐目之工於媚悅則為狐也又依城之狐也假城之狐

也在上六以隼目之捷于傷人則為隼也三一小人耳溺其勢關涉上下則亦非尋常小人可並論矣九二以矣射之獲之於田上六助二射之獲之於高墉九四亦柔敢庇之而自解其悔自三觀之以二與上為寇其實二與上興兵戎以伐罪人也是後也主之者二也上為犄角四者小人所在之地也然小人之退與不退權尤在君二與六五為正應二所以能成功也利西南往得衆此之謂也无所往既解之時也有攸往未解之時也无所往則來復赦過宥罪不欲禍延也有攸往則夙其事已定人猶未知也不苟不縱先後得宜豈非九三之貞吉中道哉嗚呼三與上本宜應而不相應使三之禍

已成必將陷上而奪其位三之禍未成而敗上非射而獲之恐未免以嫌疑而禍及其身也三爲四拇勢將累四初與四應剛柔之際勢將及初今三一解而衆禍悉解郎顗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解之時其大矣哉

䷨ 兌下艮上

損卦本無剝民奉君之說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者損下卦乾之九三益上卦坤之六三損下益上即損剛益柔損非徒損所以益上故曰其道上行損下益上義本如是損亦非惡事也何嘗指爲損民益君哉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故又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益其道上行損中即有孚
義元吉以下皆有孚之占二簋用享則所以為有孚者
也此卦下三爻益上者也上三爻受益者也上下爻孚
下積其誠而上受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之說也主之
享賓必用其誠簋非虛器中必有實二簋者象下之兩
陽也享禮八簋為上四簋為中二簋皆簡今以兩陽之
實取象三簋不論享禮之常亦猶享賓有時而用二簋
惟其誠不惟其物故曰二簋應有時也易大例扶陽抑
陰剛不可損獨此卦以損剛益柔為義損剛則剛虛益
柔則柔盈故又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也損益二卦皆損剛益柔但益卦所損之剛在上損卦

所損之剛在下耳或執益象損上益下民説无疆之文謂以損之損下為損民亦無不可不知損君益民可言也損民益君不可言也損君益民而民説固其宜也損民益君而有孚未之有也必不可元吉必不可无咎必不可貞必不可利有攸往任其曲説終不可適且小人以是藉口流禍無窮矣故不可不辯以文義細言之初九輟其私事遄往益四遄之為言疾也四所謂損其疾者指初九也損其疾亦猶咸其拇咸其腓晉其角之類易之句法也非以疾為四之病疾而四往損之也以下事上不宜緩慢故疾而无咎酌損之者戒其過於疾耳非以疾為不可也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者言初九之

往本遄四又能使之遄不以損其疾爲嫌反其疾爲喜也如此而遄往者愈勸矣何咎之有初九曰尚合志四曰有喜兩爻各得无咎此初與四之有孚无咎也九二利貞者中以爲志以中爲貞也中即二之二簋盖一心享上之誠也征凶者二非徼功沽名之臣以征爲凶故安静無爲不敢輕動耳此二之以爲弗損也而五以實受其益矣五受二益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上天祐五使得賢臣非元吉而何合而觀之二五以中相孚而得吉者也若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成卦之義實在於此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六三與上九不相疑矣豈非孚乎上九居卦之上受益

極矣故反而益下然於上實無所損故為弗損益之可以无咎可以貞吉可以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者是臣民俱受其益天子以天下為家也損之道至此無以加矣故曰大得志也總之此卦大意在上下有孚為臣子出身事君之事世既誤解損下益上又誤解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為凶年飢歲上下俱耗之時夫上下俱耗猶可損民與嗚呼此漢唐所以多聚斂之臣也

䷩ 震下巽上

益彖傳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益下為益民此則得其解矣損卦自為臣益君之事益卦自為君益民之事何必皆以下為民哉自利有攸往至

與時偕行皆備言所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之故亦非有二意也凡自上益下之事皆天子之事此卦六爻皆應而尤重九五雖成卦之義在於初四亦不敢與五比也益莫大於惠惠者順也九五之心有孚而順天下自然勿問而知其元吉其時天下之心亦皆有孚而順九五之德九五之志於是大得不亦宜哉二五中正相應所謂有孚惠我德者於二尤爲易見凡國有大事必君從卿士從庶民從龜從筮從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豈非龜筮協從之謂乎上下協從天人交應王用享于帝之吉占實非二所敢當也是以爻有永貞之戒象亦曰自外來明非二意中所敢有也六四中行此言四以

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也告公從者言其告於公朝而公朝從之也利用為依遷國者言即遷國大事亦無不從而所遷之國與民心實是為朝廷所憑依也初九居下親民之位當益之時民皆順君之民自宜利用為大作大作即遷國之役也元吉无咎者雖益之時無事不可興然下不厚事初九特為之者也无咎可當也元吉本九五之占初不敢當也六三益之用凶事受凶荒之任者也益之最親切者無如凶荒古之王者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圭致王命焉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其復命之事乎宣君之德救民之命自然感天之心受天之福雖已身亦有大益非僅无咎而已故象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言凶事之中益所固有其辭與自外來不同所以勸之也嗚呼天災流行凶荒時有當是任无咎有咎有益無益孰非自取之哉合此五爻觀之中正相應者二五也三四之中行皆以五之中為行者也三之有孚五之孚也四之益志五之志也初九者乃四之應也五之孚惠心而其餘皆有孚惠我德天下大益其本在於君之一心是知舍心而言政未有能為政者也獨上九處益之極又巽極躁動故曰立心勿恒無恒心之人反覆變幻纖悉誅求君子惟恐利不及人小人惟恐利不歸已人非鬼責孰能禦之莫益之或擊之自外來之辭與初二同而吉凶若天淵矣所謂美惡不嫌

同辭也戒之哉

午亭文編卷二十六

男壯履恭較

半亭文鈔卷三十九

吳升[illegible]泰校

同鄉後學